



鱼山路37号青岛市美术馆。半岛记者 张文艳 摄



老舍与胡絮青以及子女(资料图片)

3 广西路14号:从辉煌到低谷,终复苏

广西路14号,一座曾藏有青岛经济命脉的院落。

德华银行旧址建成于1901年,是德国铁路设计师海因里希·锡乐巴和路易·魏尔勒的作品,具有典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式宫殿风格;山东路矿公司旧址,始建于1902年,为德国掠夺山东的煤矿、金属、石油等资源出谋划策……独立的院落,与海相伴,目睹晨晖夕霞,染染云海,在大海中碎成一道道粼粼波光。再往里走,是一栋三层高的方正大楼,比起风格迥异的德式建筑,它显得太过板正、呆板。两面入口其中的“正门”,因为离现在的院落门口较远而被封,门上的“为人民服务”清晰可见,是的,这里一度是为人民服务的地方——青岛市图书馆馆址。

上世纪30年代的青岛“往来无白丁,谈笑有鸿儒”,大学路上随便走一走可能与闻一多、梁实秋邂逅,也可能与老舍、沈从文擦肩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说:“所谓大学者,非谓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。”国立青大(1932年改名国立山大)聚集了大批学者、教授,加上几十余种期刊报纸的兴盛,青岛活力无限,文化氛围浓郁。

因此到1936年时,青岛市除青岛市立图书馆以外,有山东大学、市立中学、市立女中、礼贤中学、崇德中学、文德女中、圣功女中等学校图书馆,青岛观象台、市政、邮政局等图书室,民众教育馆图书室,福木庐戏剧图书馆等,在全国各城市中处于先进地位,翰墨书香弥漫岛城。

就在这一年的7月20日,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次年会在青岛举行。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云集青岛,是青岛一次重大的学术会议,大力助推了图书馆

事业的发展。

然而,1937年7月7日,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,全面侵华。青岛市立图书馆于1937年11月停止开放,少量珍贵图书撤至后方,随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再次踏进青岛。日本侵占初期,图书馆损失图书二万余册。

图书馆经历从辉煌到低谷,直到1945年8月15日,日本投降后,才重新回到中国人的手中。1945年12月20日,青岛市立图书馆在莒县路2号正式复馆,教育局委调梁铭东(伯训)任馆长,工作人员9人,杂役1人。馆舍三层,初具规模,不过遗憾的是因事变后图书损失过甚,藏书仅达17000余册,杂志4000余册,报纸14种,杂志8种,日均接待读者150人左右。

随着解放战争的爆发,青岛市图书馆接待的读者很少,“有时候才几个人”。图书馆真正恢复是在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后,青岛市军管会派人接管了市立图书馆,原有工作人员全部留用。9月6日,市长马保三任命梁伯训为青岛市立图书馆馆长、王悦吾为副馆长。一份珍贵的任命书,成为图书馆重新走向辉煌的见证。

青岛市政府很重视鼓励市民读书,图书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,加大图书馆流通,如借书证延长期限、先借书后对保、一证借二册等,力求满足读者需要。同时,还借鉴山东省立图书馆在馆外发展读书小组做法,对象为工人、店员、理发匠、学生及一般市民,30多个小组很快成立,令人惊奇的是,馆藏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。

1950年,奉上级指示“青岛市立图书馆”改称“青岛市人民图书馆”,迁至广西路14号,扩大了馆舍,但线装书仍存放在莒县路2号。

4 鱼山路37号:藏书家捐宝,馆藏日盛

隔天再游大学路,风和日丽,几对新人在拍婚纱照,这一幕已成日常风景。大学路与鱼山路拐角处网红打卡地,前两天的小雨,赶跑了几位游客,如今又排起了队,这里是青岛的窗口。拐进鱼山路,便是青岛美术馆,一个包围在黄瓦红墙里的“高门大院”,一片环绕在名人故居中的楼阁殿堂。这座始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优秀建筑群落,经历了原“万字会”、原青岛市图书馆、原青岛市博物馆的驻址变化,如今已经成为书画爱好者的聚集场所。

几经沧桑,图书馆的藏书面临不足的问题,于是政府专门下发文件,指示各机关、团体、学校将所藏1949年以前图书全部上交市图书馆。“原来的国际俱乐部的一些外文图书,还有日本侵占时期的兴亚院的旧日本文献、《胶州湾》情报调查等,都转到了图书馆”,翟主任说。半年间,图书馆收到各类图书两万册,其中,中文平装书一万册。对于当时政治形势下认为格调不高的武侠、言情、侦探等通俗文学作品,每种保留一册(后交市文化局,含王度庐、刘云若、还珠楼主、张恨水等作品),其余销毁。其他则存于市图书馆,其中不乏《四库全书珍本初编》、开明书店版《二十五史》及中外文工具书。

著名的藏书家张公制、郑爱居、张铮夫等都先后在青岛定居,他们的藏书楼也跟随而来,比如张铮夫的藏书以目录学著作为主,因而称“千目庐”,还专门收藏明清两代山东人著作。

于是,当社会上掀起捐献图书给国家的热潮时,张公制、郑爱居、张铮夫等捐献古籍五千余册。其中以郑爱居和张铮夫两大

藏书家捐赠的古籍最为突出,有明代兰陵笑笑生撰《金瓶梅词话》、蓝田撰《蓝侍御集》、张光启撰《张仲子自娱草》;明末清初的古籍有法若真撰《黄山诗留》以及研究周易的著作《胡峰阳先生遗书》;清代王葆崇的《固有草堂文集》,此书以记载胶州的人物、掌故、地方景观、移民居多,是仅存的绝版书等。郑爱居领导文管会和市图书馆以这批书为基础,编成了《明清两代山东人著作书目》等,对传承中华历史和文化,研究山东地方史志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1950年,图书馆举办了“鲁迅生平·著作”大型展览,鲁迅先生带领创办的图书管理事业,又开展了关于他的展览,如此,是一种特殊的缘分。

接下来,青岛市政府拨棹桥回澜阁给市图书馆,在阁内开办了报刊阅览室并陈列时事图片,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图书馆展现于青岛。

1952年秋,图书馆全部迁至鱼山路37号。1953年,奉上级指示改称“青岛市图书馆”。图书馆采用开架外借方式,当年统计遗失、破损图书达3648册。同年,对陈旧过时图书进行了第一次剔旧。两年后,青岛市图书馆有过短暂的地址变更,由鱼山路37号迁至荏平路5号。此次搬迁时间仓促,仅有三天。由于该馆舍狭小,不能满足藏书需要,线装书及外文书都存放在宁波路5号大仓库,由一名老同志负责看管。1956年,青岛市政府为青岛市图书馆定编,为正县(团)级单位,馆下设“部”为科级单位,全馆编制45人。

1957年5月,图书馆由荏平路复迁回鱼山路37号。因部分馆舍作为市博物馆筹备处,馆舍面积有所缩小,部分善本古籍移交市博物馆。

5 延吉路109号:《古诗源》镇馆,名家曾往来

延吉路109号,青岛市图书馆恢复开放,读者有序扫码登记进入。这里是书的海洋,也是备考学子们安静复习的天堂。宏伟的大楼,宽敞的借阅室,早已不见了旧日的沧桑。目前,新址即将再选,这里也会成为一段关于图书的记忆。

几十载春秋,多次变迁,青岛市图书馆不断地扩展着馆藏。当然,也经历了十年动荡的考验,幸好,大多数图书完整地保存下来。遗憾的是,青岛市图书馆的老馆长鲁海先生于去年离世,作为青岛一宝,他的心里装着青岛,装着图书馆一点一滴……

1986年12月,青岛市图书馆新馆在选好的延吉路与山东路交口处奠基。1991年11月11日,新馆逐步对外开放,设社会科学报刊阅览室、图书阅览室、文献检索室,自然科学报刊阅览室、图书阅览室、文献检索室,外文室,还有流动图书车。据悉,图书馆馆藏约123万册。其中古籍15万余册;报纸期刊26万册;民国出版物3万余册;地方文献1.5万册;外文文献10万册,其中日、德占时期文献资料3万余册;中文普通图书64万册。

梳理完青岛市图书馆的历程,翟主任感慨,馆藏图书随着政局的动荡几度流失,终于有了现在的规模。回首过去,青岛市图书馆有过不少领导人和名人的影子。“1957年,毛泽东主席来青,住在了迎宾馆,他喜欢古诗,借阅了光绪年间的仿刻本《古诗源》”,翟主任说。《毛泽东与青岛》一文也提到:“在青岛工作和生活的这段时间里,他很喜欢读《聊斋志异》和《古诗源》。于是,他找来青岛市委的同志,让他们帮他去找这两部书。在青岛图书馆里,市委的同志终于找到了这两部书的线装读本。当毛

泽东看到这两部书后,兴奋地说:‘真想不到,在青岛还能找到这样好的版本。’”

“叶剑英元帅1979年来青岛住在八大关,也派人来借阅《古诗源》可以说,《古诗源》已成了馆内之宝。陈毅元帅1954年到青岛时,住在花石楼,他有个习惯,每到一地就了解当地历史,喜欢地方志,他借阅了《胶澳志》,又派人到图书馆找到一套同治年间的《即墨县志》,并写下了长诗《初游青岛》。诗中写道‘巨舰泊海中,火树花若燃。万象看不足,深夜坐斋前。沉吟久不睡,海天思绵绵。此是弹丸地,史实可详译。’并从齐桓公一直写到青岛解放,显然《即墨县志》给予了他灵感。”

翟主任告诉半岛记者,毋庸置疑的是,上世纪30年代名家聚集青岛时,应该有不少名人比如萧军等到莒县路2号图书馆查过图书,只是没有什么记载。“老舍夫人胡絮青女士曾经派子女到青岛市图书馆查过老舍先生旧作,因为老舍在青岛期间也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作品,如《避暑录话》,但是这些作品都没有收到最早出版的文集中,他们找到了散文《避暑》、小说《丁》等,胡絮青看到很高兴,倍感珍贵”。

